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上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許滃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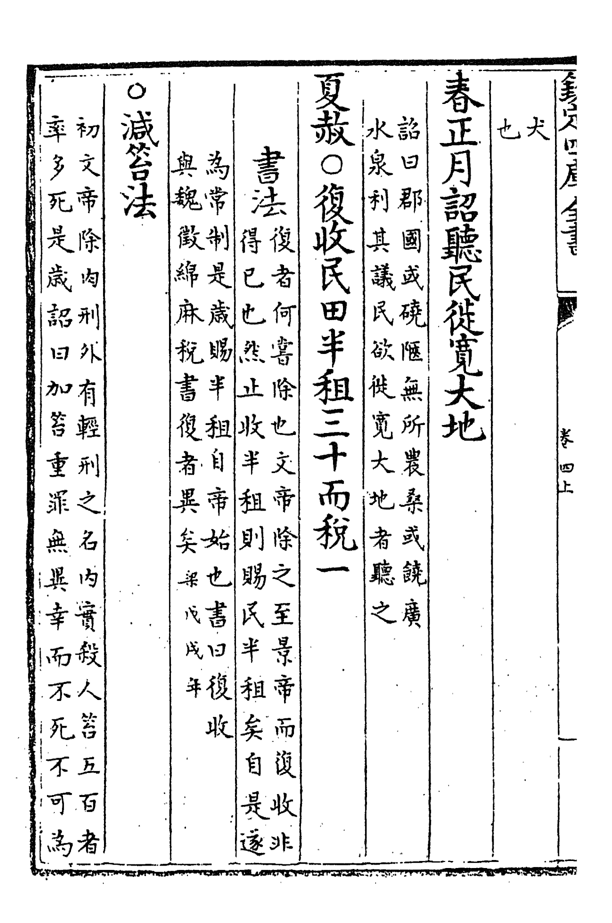
起乙酉漢景帝元年盡庚午漢武帝元鼎六年凡四十六年

乙酉 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

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集覽 天子世世獻本紀作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按韻會獻宗下載說文云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

正誤 天子世世獻今按此但言祭獻不必指獻



犬也

春正月詔聽民徙寬大地

詔曰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或饒廣水泉利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夏赦○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書法　復者何嘗除也文帝除之至景帝而復收非得已也然止收半租則賜民半租矣自是遂為常制是歲賜半租自帝始也書曰復收與魏徵綿麻稅書復者異矣梁戊戌年

○減笞法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内實殺人笞五百者率多死是歲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

人其定律當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

以張歐為廷尉

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 集覽 張歐史記張叔者名歐正義曰歐於友反索隱曰烏後反漢書注歐音驅有此異耳治刑名家索隱曰劉向別錄云申子之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序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質實 一統志云張歐沛人安丘侯說少子也

丙戌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於西南○令男子二十始傅

集覽 二十始傅注見漢王劉邦二年老弱未傅 ○春三月立子德為河間王閼

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質實河間國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長沙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夏四月太皇太后崩考異據凡例太后下漏薄氏二字○六月丞相嘉卒

時内史鼂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絀疾錯錯内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宫自歸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先不斬錯乃為所賣歐血而死

集覽廟堧垣韋昭曰堧而緣反宫外餘地也正義曰廟外垣内遊地也遊亦餘也顔師古曰堧者外垣之内内垣之外夜入宫自歸為句漢書作入宫上謁自歸上顔師古曰歸首於天子也嘉請為句請奏也冗

官漢書注散官也韻會注宮中之冗食人也徐氏曰無定所執也

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彗星出東北

書法 書彗星記異也自是熒惑歲星逆行明年長星出而七國反兵滿天下此其應也綱目書彗十有七詳周顯王八年書字五十有三則彗之為異非字比矣

○秋衡山雨雹集覽雨雹注見晉穆帝永和五年質實衡山國名注見景帝四年大者五寸深者三尺

書法 書雹記災也書雨雹始此終綱目書雨雹二十四是年大者五寸深者三尺景帝中元年大者尺八寸武帝元鼎三年元封三年大如馬頭宣帝地節三年四年深二尺三寸殺人成帝河平

二年大如釜篋已巳年甲戌年殺牛羊殤帝延平元年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元初四年六年延光元年大如斗三年桓帝延熹四年七年靈帝建寧二年光和四年中平二年獻帝初平四年晉惠帝元康三年深三尺五寸晉懷以後不書史缺也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書法書熒惑始此終綱目書熒惑五是年晉懷帝永嘉三年康帝建元二年安帝義熙十一年齊武帝癸亥年〇月食不書書出北辰何月有常道錯行至此大異也自是書月赤書月貫天廷中帝之世三書月矣終綱目書月五是年後三年再書漢成帝建始元年唐肅宗乾元二年〇歲星不書此其書何記大異也終綱目書歲星一而已

丁亥 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之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每朝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留或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者無異上嘗與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意然心內喜詹事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傳梁王太后因此憎嬰嬰因疾免太后除嬰門籍梁王以此益驕 集覽膏腴顔師古曰腹之下肥曰腴故取以喻肥饒之地睢陽地理志周之宋國也武王封微子於宋即此漢置梁國隋改宋州令歸德府是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十里外城中本漢睢陽縣景帝時梁孝王築

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稱睢陽曲著籍著竹畧反置也籍名簿也令梁國之侍中郎官謁者皆著其名於門籍通引出入也又詳見宣帝地節三年通籍

質實一統志云睢陽漢之縣名屬梁國隋置宋州改縣曰宋城大業初改州曰梁郡唐初為宋州後為睢陽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為南京應天府治宋城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本朝降為州以睢陽縣省入屬開封府

春正月赦○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

發明景帝即位纔三年雨雹熒惑歲星之變紛紛見於史冊至是又書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未幾果有七國之亂漢幾不保帝豈有失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乎寬仁恭儉家法未改而天變若此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祆星厲鬼景帝失德未形特以忌刻少恩

而變異應之捷如影響然則人君一念之間所繫若此觀之綱目之所書則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是可不謹諸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鼂錯二月亞夫大破吴楚軍濞亡走越戊自殺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文帝復問之對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解然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

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求而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上令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錯又言楚趙有罪皆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其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為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戊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悍皆諫被殺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二十餘萬閩東越亦發兵從起廣陵西涉淮并楚兵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至是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錯更令三十章

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未嘗同堂語至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上方與錯調兵食問之盎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何以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上曰計安在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諸侯

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黙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命丞相廷尉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與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乃使盎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以言軍事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欲劫使將盎伺間脱亡歸報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絶其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

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

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

集覽 吳王濞注見高帝十二年膠西王卬卬五綱反高帝孫齊悼惠子故平昌侯立十一年反都密州高密縣按高密今屬膠州膠州理膠西縣膠東王雄渠高帝孫齊悼惠王子故白石侯立十一年反都即墨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今登州膠水縣東六十里故曰膠東菑川王賢高帝孫故齊悼惠王子故武城侯立十一年反都劇按劇縣屬菑川菑川隋置淄州今盤陽是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

州壽光南三十里濟南王辟光辟音壁高帝孫齊悼惠王子故朸侯立十一年反都濟南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里楚王戊高帝弟楚王交孫嗣二十一年反都彭城趙王遂高帝孫幽王友子嗣二十六年反都邯鄲爭道爭行碁之路博局猶今言碁槊提殺之徐廣曰提徒計反史記周勃世家太后以冒絮提文帝索隱曰服虔云提音弟或作啼非也蕭該音底提擲也按蕭音為得之使人為秋請史記吳王濞傳注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索隱曰請音淨謂濞不得行使人為此秋請之禮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索隱曰此語見韓子及文子余今見列子說符篇曰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識盜之貌而得其情俄而羣盜盜而戕之晉侯大駭告趙文子曰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

智料隱匿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用之卒踐更輒與平賈更戍兵也如淳曰更有三品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富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記曰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亦在調不可人人自行又行者不可三日便還因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漢書音義曰吳王欲收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曰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令吳王欲得人心乃與平價官讐之也捕亡人避禍而逃亡者討捕之公共禁弗予史記吳王濞傳公作訟注如淳曰訟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予也庶孽詩詁曰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蘗也有罪之女沒廢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枿也枿與蘗通音牙葛

反申公魯人史記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韋昭曰培申公之名音扶尤反浮丘伯齊人浮丘複姓伯名也索隱曰呂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劉郢俱卒學也雅春於市史炤釋文曰正身舂之曰雅春按本傳作杵臼確舂於市注為木杵而以手舂令謂步臼者耳閩東越史記東越傳注韋昭曰閩者東越別名也又閩越注見惠帝三年罪狀鼂錯狀形容之也其書形狀鼂錯之罪猶莊子自狀其過也破梁棘壁梁謂梁國按大梁今陳留浚儀是古汴州也漢文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後徙睢陽改曰梁國即宋州也令歸德是棘壁城名屬梁國索隱曰按春秋宣二年宋鄭戰於大棘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蓋即棘壁也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西南七十里丞史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顧至前口對狀不用奏章顧至主上前口對說也豪傑白頭淮南子曰智過百人曰豪才過萬人

曰傑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蘇代為齊謂秦王曰中國白頭遊放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擅適諸侯適與謫通責也罰也姿裝治行謂促裝治具行李以使吳也姿袐之也鄧公漢書作鄧先孔文祥曰姓鄧名先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處所來也瓚曰道由也剽輕剽匹妙反亦輕也輕去聲不持重也乘六乘傳漢書呂后崩大臣召代王代王乘六乘傳至長安注如淳曰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張晏曰乘六乘傳蓋備漢朝有變欲急馳還故乘傳車六乘也又乘傳注見高帝五年間人間居莧反師古曰謂伏兵也殺澠並注見光武建武三年藍田注見周赧王三年武關注同上四年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擊鳴鼓荀子富國篇必將撞大鐘擊鳴鼓以塞其耳注大作金革之聲也楚辭九歌國殤篇援玉枹兮擊鳴鼓注援枹擊鼓言志愈厲而氣愈盛也淮泗口在今淮安州北樂史寰宇記云今公路浦即淮口也

袁術過此因改名馬水經注淮水在山陽北五里淮水之會即城角也左右兩川夾翼二水以入即泗口也自龜山北縈迴楚城東入於海敖倉注見漢王劉邦二年

正誤

公共禁弗予令按公如字猶言公然也鼂錯謂丞史曰令按鼂錯時為御史大夫則丞史乃御史大夫之丞及史也漢百官表御史大夫有二丞侍御史十五人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令按豪傑二字當屬上文為句白頭二字屬下文言吳王白頭舉事吳王時年六十二集覽引史記似以為指中國白頭之士舉事誤矣道軍所來令按臣瓚曰道由也去聲

質實

一統志云吳漢之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膠西漢之國名治高密縣後改為高密國東漢國除以縣屬北海郡晉屬城陽郡宋屬高密郡隋唐皆屬密州元屬膠州本朝因之改屬萊州府膠東漢之國名治即墨縣東漢國除以縣屬北海郡晉屬濟北郡北齊省隋復於不其故城

東北二十七里復置即墨縣即今治元屬膠州本朝因之改屬萊州府菑川漢之國名治劇縣東漢國除縣尋省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濟南漢之國名治歷城縣後改為濟南郡東漢仍為國俱治東平陵晉移治歷城劉宋割青州西部於此僑立兾州後魏改為齊州兼置濟南郡隋初罷郡存州後改為齊郡唐復為齊州天寶初改為臨淄郡尋改為濟南郡乾元初復為齊州宋陞為興德軍又陞為濟南府金因之元改為濟南路本朝復改濟南府為山東道治所仍隸焉楚漢之國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趙漢之國名治邯鄲縣晉初移治房子後魏廢國為趙郡治平棘北齊置趙州隋置欒州後改為趙州大業初改趙郡仍治平棘唐復為趙州治柏鄉尋復治平棘天寶初改趙郡後復為趙州宋置慶源軍宣和初陞慶源府金仍改趙州後改為沃州元復為趙州屬真定路本朝以平棘縣省入屬真定府梁漢

之國名治碭縣後遷治睢陽縣東漢國除晉改為碭郡隋置宋州改縣曰宋城大業初改州曰梁郡唐初為宋州後為睢陽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為南京應天府治宋城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本朝降為州以睢陽縣省入仍屬開封府棘壁即大棘城在開封府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左傳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於大棘即此越即東越國注見惠帝三年

發明濞為逆已久特因鼂錯而發爾然使錯徐為之計又不併削諸國則濞亦無以為興兵之端故書錯死於七國反之下以見禍變之興由錯而發然則書殺而不書去官何哉錯之為謀雖曰失於輕舉要之為宗社大計非為一已計也景帝闇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盡心為國謀慮者哉世儒論錯或以為忠或以為愚其說不一今觀綱目所書則錯無罪見

殺較然甚明後之論
錯者要當以是為的

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濞齊王將閭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

吴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人殺之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三國將與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吴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而欒布等兵至擊破三國兵後聞齊初有謀欲伐之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王卬亦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寄攻趙七月不下

欒布還并兵引水灌之王遂自殺帝以齊迫劫有謀非其辠也召立其太子壽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獲為說梁王曰夫濟北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全亡國下安百姓德淪骨髓恩加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

集覽　度淮度與渡通濟也風俗通云淮廟在唐州東二十里廟前槐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可蕩而踰流至揚徐閒始大禹貢蔡氏傳曰水

經注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北過桐柏山東南入海今唐州有桐柏縣走丹徒走走去聲疾趍也春秋齊相慶封奔吳吳予朱方之地吳地記云朱方秦改曰丹徒地理志會稽有丹徒縣括地志故城在今潤州丹徒縣東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史失其名故言姓及官也顔氏按路氏譜云中大夫名印若反言若汝也三國將謂路中大夫云汝可反說漢已破了齊趣下三國趣音促趣下猶言急降公孫玃公孫複姓玃名也音厥縛反見情實句絶見形甸反露也先歷齊歷謂歷下在齊州韓信伐齊至歷下即此按齊州今濟南是有歷城縣畢濟北畢了也濟北注見漢王劉邦元年招燕趙招音翹舉也漢之燕國今燕京是漢之趙國今趙州是歷西山歷過也史記秦文公葬西山注皇甫謐曰西山在隴西郡西縣括地志云漢之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徑長樂索隱曰徑舊音經廣雅云徑斜過也長樂宮

本秦興樂宮也在雍州櫟陽縣

正誤 先歷齊今按歷經過也由齊而盡濟北也下文曰齊曰濟北曰燕趙皆舉國名不應獨舉歷下之地畢濟北今按張晏云盡收濟北之地也西山今按漢都長安自梁視之在西故大槩言西山謂西方之山也顏師古注殺及華山也若西縣西山則過長安矣非也

質實 一統志云淮水名在南陽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即禹貢導淮自桐柏者天下有四瀆此其一也今桐柏支岡有水泉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經汝寧府信陽縣東流會沂泗入於海丹徒漢之縣名屬會稽郡後屬吳郡三國吳改武進縣晉復為丹徒置毘陵郡宋為南徐州治所隋省入延陵縣唐復置屬潤州宋元屬鎮江路本朝因之屬鎮江府燕漢之國名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幽州長樂宮名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八里漢高帝建内有東朝及宣德通光高明長秋等殿

書法越者何東越也吳王之反東越嘗發兵從矣不書書誅濞何越之從吳蓋脅從也綱目不治吏狄故畧之書誅濞勸反正也○齊王不書反矣其書自殺何齊王背約城守則亦非逑而不復者綱目不絕人於善不書反不使吏於七國也然其自殺則與卬遂並書之所以微著其情以為不謀始者之戒也

發明七國書反齊初不與又以不從吳楚之故見圍甚久今乃與卬遂槩書自殺何哉始焉吳遣使約齊齊已許諾則是始謀與之同矣後雖背約城守未幾圍急又復陰與同謀則是始終同逆夫復何詞不然綱目當特筆以明其無罪又可與卬遂同日語哉

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立楚元王子

禮爲楚王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所質賓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陳州汝南國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江部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二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

初欲續吳楚太后曰吳王首爲紛亂奈何續其後許立楚後乃立禮

戊子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集覽復置關用傳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令復置用之以七國反備無常也〇夏四月立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〇赦〇冬十月晦日食考異按太初以前皆以冬十月爲歲首此年前書春夏錯簡也

書法 漢自太初以前皆建亥也是年及中四年先書春夏後書冬班史並同史記是年同中四年先冬後二亦先書正月後書十月

〇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廬江王賜為衡山王

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為貞信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

徙王衡山 集覽 衡山地理志安國六縣漢高別為衡山國武帝改六安國治六屬廬江廬江古廬子國秦為合肥縣漢立廬江國唐改廬州宋因之 質實 一統志云衡山漢初國名治六縣後改為六安國東漢國除改為盛唐縣屬廬江郡晉改為六安縣隋改霍山縣唐置霍州復廢州改霍山為盛唐縣五代晉改來化縣後復為盛唐縣宋為六安縣政和中陞六安軍初屬壽春府後屬安豐軍元為六安州屬

廬州路本朝以六安縣省入屬廬州府廬江漢之國名治合肥縣東漢改為合肥侯國隸九江郡三國屬魏為重鎮宋齊屬南汝陰郡梁置南豫州後改合州隋初改為廬州大業初改廬江郡唐為廬州屬淮南道楊吳置昭順軍南唐改保信軍宋因之屬淮南路元改廬州路本朝初改廬州府直隸京師

己丑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募民徙居之考證五年當書於赦之下冬十月之上○賜為衡山王下接春正月

集覽　作陽陵邑陽陵本弋陽也令改作陽陵索隱曰景帝豫作壽陵也按趙世家趙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後代因之也括地志云陽陵邑在雍州咸陽東三十里

質實　一統志云陽陵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書法　高帝九年取家人子為長公主嫁單于不書書和親此其書公主何重帝子也自帝創有

此舉繼是不可勝書矣故先是再和親不書[元年二年]必嫁公主而後書書公主嫁匈奴自景帝始終綱目書公主嫁匈奴九[是年梁辛未年隋開皇十六年十七年十九年唐貞觀十五年乾元元年貞元四年長慶元年]貞觀新興公主書許昏不與馬[十六年]書宗室女嫁匈奴二[漢元封六年唐中和三年]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質實[廣川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

庚寅 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書法綱目書雷十而書冬雷者七[詳惠帝五年]書霖雨六而書大者二[詳秦二世二年]舍是無書大霖雨者矣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考異按景帝即位以來不書立皇后薄氏蓋漏

書法廢辭有二書廢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皇后某氏廢有罪之辭也綱目書廢皇后自景帝始終綱目書廢后十七薄氏成帝許氏平帝廢孝成孝哀后光武郭氏桓帝鄧氏靈帝宋氏魏司馬師廢張氏晉趙王倫廢賈氏穎廢羊氏張方再廢羊氏魏文帝馮氏魏乙弗氏齊斛律氏唐高宗王氏玄宗王氏五代蜀高氏而為臣所廢者三魏張氏晉賈氏羊氏書后廢三武帝陳氏宣帝霍氏和帝陰氏

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

俗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即位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集覽 蚡蘇林曰蚡與黺同音扶粉反生女俗為句俗所生女名也正義曰後封修城君者長公主嫖嫖音匹消反長公主之名也景帝之妹嗛栗姬徐廣曰嗛與銜通漢書作銜注銜恨也大行百官表典客秦官景帝更名大行令又改大行為行人武帝更名大鴻臚復有大行令韋昭曰大行令鴻臚屬官也應劭曰掌郊廟行禮贊九賓

書法 前書趙君廢其太子章矣於是再見終綱目書廢太子十一書派廢二詳周赧王十六年

發明四年夏書立子榮為皇太子至是已閱四載未聞其有失德何為遽廢之哉景帝忌刻於斯可見書廢而不書有罪則見廢之不以其理為可知上書廢后薄氏其義亦然

是月晦日食○春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以郅都為中尉

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乃還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覽賈姬冡隱曰按賈姬生趙王彭祖者也號曰蒼鷹以郅都有鷹鸇摶擊之能故號之

書法中尉未有書者至景帝始書則郅都甯成其人焉帝之刻深有以召之矣甯成中六年

壬辰

中元年夏四月赦○地震○衡山原都雨雹

大者尺八寸

書法前書衡山雨雹矣至是復書皆帝世也於是雹大者尺八寸綱目書雹二十四有五寸者焉二年有如斗者焉安帝延光五年有如馬頭者焉武帝元封三年有如釜者焉成帝河平二年無有大於此者矣

癸巳

二年春三月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殺

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壖垣為宫徵詣中尉府對簿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郅都禁吏不予竇嬰使人閒與之王既為書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殺之

集覽　對簿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而令其對辭也中都漢書注中竹仲反以危法中傷郅都也

質實　臨江國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

書法　下吏之辭有三下其吏獄其下吏無罪之辭也其以罪下吏有罪之辭也其下吏簿爭云爾之辭也榮坐侵廟壖垣則其以無罪書何禁以譏發其所坐往往吹毛之辭耳而使自殺綱目之所矜也綱目書徵下獄六臨江王班勇朱穆段潁張修王允書收下獄一郅惲捕下獄一李膺下其吏下其獄十九詳秦二世二年皆無罪之辭也

夏四月有星孛於西北○立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

王○秋九月晦日食○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為繼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誅邪臣淫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

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令
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
足下憂之長君誠為上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
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宫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
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庳是以後世
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
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
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
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
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
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
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為之者幸臣羊勝
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
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關乘布車從兩騎伏
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
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覽春秋大居正公羊傳隱三年君子大居正何休學
云明脩法守正最計之要者也疏云君子之人大
其適子居正不勞違禮而讓庶也死而讓開爭原也
太后議格史記梁孝王世家注如淳曰格謂攱閣不
得行張晏曰格止也蘇林曰格音閣攱音紀天子意
梁索隱曰意疑梁王使人刺之誅邪臣浮說一作誅
於邪說詸或作怵如淳曰見誘怵也音戌令俗云相
詸怵長君弟長君稱皇后兄王信也弟田蚡也有庳
寰宇記舜封象於有庳後世以道州為有庳之國國
始封令失其地漢書鄒陽傳作有畀帝王世紀作有
鼻唐通典作有鼻柳宗元寄薛伯高刺道州斥鼻亭
神事亦以庳為鼻括地志云今鼻亭神在道縣北六
十里王隱晉書云大泉陵縣北部有鼻墟乘布車降
服而自比喪人伏斧質注見秦二世三年伏鈇質
正誤長君弟令姝蚡雖王信異父弟時未甚得幸此
指王皇后乃王信親弟也漢書鄒陽傳本文云

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一統志云袁盎楚人有無有可見其非蚡也

質實 鼻墟名在永州府零陵縣宋類苑云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岸絶儌非人蹟可歷去兩州各二百餘里舜封象於有庳蓋此也

書法 袁盎何奉常也然則曷為不書官薄梁罪也殺天子之議臣則曷為薄之不以失刑病帝也其不以病帝何武太后所愛至為涕泣不食則帝誠有所不忍矣帝素刻薄者於是而天理之心油然固不得以失刑病之也是故以失刑病其君則雖審食其書爵（文帝三年）不以失刑病其君則雖袁盎不書官綱目之權衡審矣

發明 袁盎天子之議臣梁王安得使人殺之漢法為不足道矣雖然鄭伯克段春秋譏之然則

養成其惡驕而至此獨非景帝之過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甲午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夏四月地震○旱禁酤酒集覽禁酤酒酤音工護反賣酒也周之世音户

書法禁酒古也行之旱宜矣終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而書恤旱之政十有二詳文帝後六年書大饑二十六書饑二十九而書救饑之政三晉元帝大興二年唐太宗貞觀二年憲宗元和四年世主之以災為玩者多矣書酒禁始此終綱目書酒禁四是年晉元帝大興四年宋乙亥年宋戊戌年書開禁二景帝後元元年宋乙巳年晉孝武大元八年書初開酒禁不書始禁蓋榷也

○立子乘為清河王賁賁清河國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秋九月蝗

○有星孛於西北○是月晦日食○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以劉舍為丞相

乙未　四年夏蝗○冬十月日食考異夏蝗當在日食下與四年同亦錯簡也

丙申　五年夏立子舜為常山王考異五年當書於夏蝗之下冬十月之上○日食下接夏立子舜○謹按秦始皇用鄒衍五運之說周火德從所不勝為水德改元朝賀皆用冬十月朔提要

讞疑 欽恤 聽獄 盡得 書既 無可

書曰以十月為歲首若其實也歷漢高帝至孝武百十有餘年皆因之而不變太初元年始用夏正而前此二年豈得獨書冬十月事於上年春秋之後乎盖因司馬公舊文之誤而提要未經更定呂成公大事記亦及之今當改正

○六月赦○大水○秋八月未央宮東闕災

書法 文帝之世未央東闕書災矣七年於是再書

○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集覽 文致於法注見宣帝地節三年文致之罪人心不厭者輒讞之顏師古曰厭一贍反不厭不服也讞魚列反平議也

正誤 人心不厭今按作入聲為優

地震

丁酉六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王上疏欲留上不許

王歸國意忽忽不樂

改諸官名

奉常曰太常廷尉曰大理典客曰大行令

春二月郊五時集覽郊五時古者天子親祀上帝於郊因以名祭時音止封土積高之所以祭天地五帝之基址正義曰時止也神靈之所依止或音市封禪書雍四時上帝為尊索隱曰雍有五時而言四者顧氏以為兼下文上帝為五非也按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

之間而作鄜時皆非雍也至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渭南祀青帝靈公作吳陽上時祀黃帝下時祀炎帝獻公以得金瑞作畦時櫟陽祠白帝是為四時漢高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遂作北時祠黑帝

○三月雨雪

書法三月雪記異也書雪始此終綱目書冬雪一元帝建昭二年書正月雪一宋辛丑年書二月雪一莽丙子年書三月雪四是年武帝元鼎二年元帝永光元年唐中宗嗣聖十八年書四月雪二成帝建始四年陽朔四年而書大者凡三武帝元鼎二年元帝建昭二年莽丙子年

○夏四月梁王武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梁孝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買為梁

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

質實濟東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東平山陽國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濟陰國名注見光武建武

八年

更減笞法定箠令

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書法更減何易輕刑也前書減笞法於是書更減重予之也終綱目再書而已矣書箠令二是

年唐宣宗大中七年

六月匈奴寇鴈門上郡

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匈奴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集覽白馬將將之乘白馬者

秋七月晦日食○以甯成為中尉質實甯成南陽穰人

自郅都死長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甯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不如然宗室豪傑人人惴恐

戊戌 後元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寛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書法 前書詔獄疑者讞之繼書更減笞法定箠令此書詔治獄者務先寬三年而書恤刑之政三帝雖天資刻深而於刑獄亦可謂用情矣

三月赦○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 考異 提要夏下有五月字

書法 於是禁六年矣

○地震

震凡二十二日壞上庸城垣 質實 上庸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

丞相舍免○秋七月晦日食

書法景帝即位十有六年日食者八而又有日赤日紫之異西漢日食之數莫如帝世者矣

○八月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大夫衛綰大陵人直不疑南陽人

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毁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

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葬者為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集覽尚席索隱曰按輿服雜事尚席官名掌武帳惟幔此非不足君所孟康曰設截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耳工官尚方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買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如淳曰尚方少府之屬官掌工作御刀劒諸好器物

己亥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書法書地震多矣未有書動者動者何動而止者也震久而動速也震無數而動有數也綱目書地震一百一書地動一而已矣

○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

以歲不登故也

夏四月詔戒二千石修職事質實二千石注見宣帝地節三年良二千石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令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集覽纂組許慎曰纂赤組也應劭曰組今綬分條是也以

貨賂為市弄法受財若市賈之交易漁奪言掊克其民若漁獵然侵牟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牟賊姦法與盜盜姦欺也漢書作奸注音干犯也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耗亂食貨志官職耗廢顏師古曰耗莫報反亂也荀子多而亂曰耗

詔訾算四得官

詔曰令訾算十以上廼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集覽訾算十應劭曰十算十萬也訾與貲同

秋大旱

庚子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

凡五日

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集覽

太微天官書衡太微三光之廷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宮也正義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之地天子之宮五星之坐天廷索隱曰卽龍星右角也石氏星傳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右角曰天廷

書法日月赤凡五日大異也踰月而日復如紫月貫天廷又有五星逆守太微之變乾象莫大於七政咎徵並見曾不改月變孰大焉未幾而國有大喪變不虛生信矣哉日月赤日如紫終綱目各一書而已矣

發明景帝自三年平七國後至此凡十二年間書日食七地震四星孛蝗各二雨雹冬雷大霖

雨大水春雨雪東闕災秋大旱皆一見是年所書日月皆赤等災尤為可畏帝非有甚失德也特以刻忌少恩故爾黿錯以忠謀殺皇后太子以無罪廢丞相亞夫以守正不阿死此皆非小故也上天變異夫豈適然惟合先後所書而考之則帝之得失粲然可知人主其無曰天道遠云

○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黄金珠玉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閒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贓為盗二千石聽者與同罪【集覽】歲閒猶言近閒發民若取庸顔師古曰發用也取庸謂因其資以雇庸

帝崩太子徹即位

年十
六

書法賀善贊曰景帝之資素號刻深以所書考之殺鼂錯廢薄后殺太子榮獄周亞夫皆其病根之發見者也然觀其從田叔之言置梁事於不問亦庶幾易悟者中五年以後三年而書恤刑之政三則君子蓋未嘗深絕之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二月葬陽陵質

實陽陵注見五年

班固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究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漢言文

景美矣又曰漢初接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於民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文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資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辱焉然罔疏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十公卿以下爭於奢侈僭上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内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胡氏曰文景養

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慄失措其大致懸絶如此而又以無此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譖紬中屠嘉戮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欽其視文帝益相遼矣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集覽

罔密禁防如罔之密文峻文法深峻也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言當時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漢書作醇駟注醇與純通一色也駟或作梓誤也齊民平準書注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曰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漢武時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國被聲教齊整之人也唐太宗曰百萬之虜可化為齊民注齊民平民也記王

制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其法計口授田初無貧富不均之患故曰齊民言民業均齊也無藏蓋食貨志注蘇林曰無物可蓋藏也月令孟冬命百官謹蓋藏注府庫囷倉有藏物也藏才浪反又如字唐百官志考功法曰謹如蓋藏注蓋胡獵反字牝畜母也按平準書注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踶齧故斥不得聚會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遷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為姓號以官名為姓氏如淳曰倉氏庾氏則倉庫吏之後也重犯法重難也以武斷於鄉曲平準書注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戰國秦策出婦嫁鄉曲者注高誘曰曲者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爭于奢侈于字疑誤一本作爭事任數任用也數謂智數術數

正誤

重犯法 今按不肯輕易犯法也

辛丑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考異歲年例曰正統於横行之下朱書謚號年號墨書某年據此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八字皆當易以白字後凡正統謚號年號皆當易以白字為是冬

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中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强而已矣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克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

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秦滅先聖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有四年而亡然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

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

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孫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真也臣

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

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母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

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

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傚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粤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

以爲粤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况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粤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産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程于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與又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象

集覽

還至還讀曰旋頑嚚左傳心不則道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村諸位隨其材而授之位圖周秦獄名圖令之使聆也圖語之使悟

也申韓之說申不害者故鄭之賤臣韓非者韓之諸公子皆善刑名法術之學揚子問道篇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貪狼狼性貪故謂貪為貪狼誅名誅責也與姦為市小吏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赦者道之失顏師古曰言有徼非道由失道故有徼也致用夏之忠致至極也原父曰或讀致屬上句非予之齒者去其角顏師古曰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羅壁曰參之頭角實然按韻書角字注刀下用音榷頭骨上出也兩點下用音鹿字雀偓佺嘗辨正二字未釋其義余按詩行露篇誰謂雀無角陸氏注雀有味無角且按東漢注角謂觜故晦菴集傳作鹿音番易董敬庵饒雙峯上足亦謂角鳥味骨也鳥有味者無齒獸有齒者無味此天有所分予也傳之翼傳讀曰附著也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力謂農民之力末謂工商之業此即公儀休不與民爭利之說日削月朘孟康曰削刻也朘音

宣謂轉褢踧也蘇林曰朘音鐫俗語謂縮朒為朘縮
公儀休之相魯史記公儀休相魯使食祿者不得與
民爭利之其家茹葵而美慍而拔去其葵見其家織
帛好怒而出其婦曰令農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春
秋大一統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統也注統始也王者始受命改制以統天下令
萬物無不一一皆奉承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蘇張
蘇秦為六國合從以抗秦張儀為秦相連衡以御六
國易王名非武帝兄江都易王也謚法好更改舊曰
易句踐春秋越王名其先夏少康庶子也句古侯反
泄庸種蠡泄庸文種范蠡越之三賢大夫也吳越春
秋泄作洩音薛姓也庸作容名也種上聲高誘曰種
名也姓文字子禽蠡音禮名也姓范五伯顏師古曰
伯讀曰霸溫公曰五伯職廢乃轉為霸左傳五伯之
霸注霸把也把持天子之政也五
伯謂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

正誤

致用夏之忠 今按致用猶

言取而用之不食於力令按不食於力非獨不自食其力蓋謂不使其家為勞力種植之事以收其利為食也亦不與民爭利之意故上質一統志云廣川文云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漢之縣名屬渤海郡晉宋因之北齊廢隋復置屬德州仁壽初改名長河縣唐初廢之故址在河間府城南二百里景州西南江都國名注見後

主建興二年廣陵郡

書法特筆也文帝之世再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矣不書所罷於是特書治申韓蘇張之言皆罷之嘉統一也終綱目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三書舉賢良方正三書舉賢良文學一書舉賢良二書直言極諫三詳文帝二年而書所罷者一而已

發明三代之興哲王世有然始終全德表表在人者亦未易多得禹湯文武皆創業之君至其

子孫不過啟少康盤庚武丁成康宣王此數君而已太甲初年顛覆典刑宣王未免詩人之刺三代千八百年賢君僅止若此況後世邪漢世開基再傳而有文景文帝固盛德之主至景已有慚德武帝繼之傑然有立觀其即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廷又得一代大儒為之舉首於是罷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盛德可少訾哉夫何數年之後遊宴奢慾宫室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紛交舉漢之不為秦者幸爾觀綱目初年所書清淨簡寡與後來擾擾多事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資稟之高者未必不有進鋭退速之患而始終全德之君在三代而下益不易得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觀此可不謹終如始云

春二月赦○行三銖錢○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太中大夫

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胡氏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咈意而不問惜哉然明堂巡狩改歷服色豈力行之急務哉對既不合又留不去具不逮穆生又可見矣

集覽嬰竇嬰田蚡明堂夏曰世室商曰

重屋周曰明堂後世皆因之明堂者所以明諸侯之尊卑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此古制也三輔黄圖云明堂者大道之堂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也孝經援神契曰布政之宫在國之陽上圓下方八牕法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侯元封二年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胡氏管見曰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安車蒲輪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索隱曰以蒲裹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盖或繪畫之以為榮飾束帛加璧記禮器束帛加璧尊德也謂下設束帛上加以璧鄭玄曰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尚書玉帛圖璧玉也肉倍於好其形圜其中虚束帛者十端帛也古者制帛其長丈八其束十端或素或玄纁其色不同韓

詩外傳謂卷五匹長王者曲折隱淪之義服虔曰謂卷其帛為二端五匹遂見十端也羅壁識遺曰大祀用幣皆一丈八尺為度拔一象陽八象陰寓陰陽不測也禮聘束帛用二丈為端則寓偶數色尚玄纁玄天色纁地色天地偶合也顧力行何如顧念也力行謂勉力而行也

正誤 顧力行何如耳今按顧字在句首者有發語辭有反語辭有眷戀之意有當為但視之義者此處及顧王策安決耳之類是也

質實 竇嬰觀津人田蚡長陵人申公魯人

書法 迎者何備禮也聘召書迎始此終綱目聘召書迎五是年申公莽辛未年龔勝光武建武五年耿況唐敬宗寶歷二年周息元宣宗大中十年軒轅集劉賈於黥布張遼於呂布鮮于輔於劉和劉璋於劉備趙於段遼不與焉自漢以前所迎者賢王也自唐以後所迎者道士也世主之好

尚可見矣

壬寅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才高甚尊重之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内史

太皇太后好黄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宫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

相責因長老內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 集覽 為便坐索隱曰為去聲蓋為是而坐於便室也別坐之處曰便坐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文翁傳在便坐受事顏師古曰便坐非正廷也因長老因託年長老成以請 質實 罪燕居謂閒燕居家時燕與宴通詩宴宴居息

石建趙人奮之子

石慶建之弟也

書法

下吏之辭三下某吏無罪之辭也某以罪下吏有罪之辭也某下吏薄乎云耳之辭也終綱目書某下吏某下獄十一趙綰青翟丞相周李廣利妻子大司徒涉梁松祭肜樊豐賀若嫡范俊

水張昌宗

發明武帝名為好儒所用特綰臧輩爾仲舒醇儒廼棄之侯國殆與葉公好龍何異然綰臧見用纔半載其死也不書有罪與嬰蚡之免皆然蓋其惑於家庭黄老之說胸中初無定見如此好儒之實果安在哉

春二月朔日食○三月以許昌為丞相○以衛青為太中大夫

陳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寖衰上嘗過姊平陽公主悅謳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皇后恚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氏為侯家騎奴召為建章監侍中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

夫集覽平陽公主如淳曰即陽信長公主也為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曹壽所尚故稱平陽公主青冒姓衛氏冒假稱也猶人首之有覆冒也青之父鄭季為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媪通而生青故冒姓衛侯家平陽侯之家建章晉灼曰建章宫在上林苑中正義曰在長安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中

質實衛青平陽人建章宫名注見太初元年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書法記異也綱目記星變有如日者焉是年有如月者焉昭帝元平元年有如杯椀者焉唐僖宗中和元年莫甚於如日者矣

○置茂陵邑集覽茂陵武帝陵邑屬扶風郡本槐里縣之茂鄉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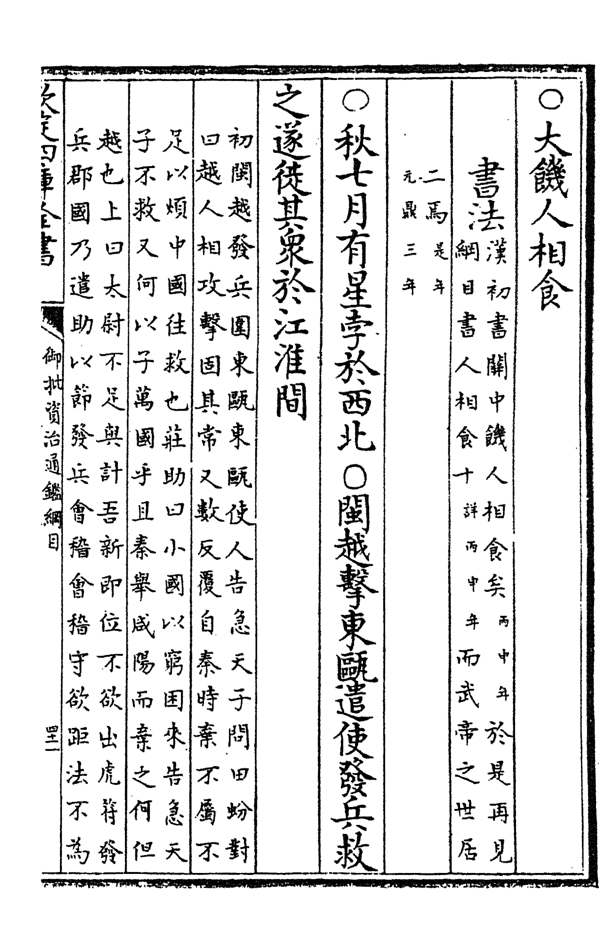
貫一統志云茂陵漢之縣名武帝析槐里縣置之東漢廢入興平縣故城在西安府城西北一百里

癸卯 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

議者多寃鼂錯之策務摧折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河水溢於平原

書法書河溢始此終綱目書河溢九是年成帝鴻嘉四年桓帝永興元年靈帝光和六年晉元帝建武元年唐中宗嗣聖十年十六年玄宗開元十四年十五年河漲一唐昭宗乾寧三年而河決不與焉



○大饑人相食

書法漢初書關中饑人相食矣（丙申年）於是再見綱目書人相食十（詳丙申年）而武帝之世居二焉（是年元鼎三年）

○秋七月有星孛於西北○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江淮間

初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

發助乃斬一司馬喻意乃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

集覽棄不屬句絕謂久已棄之不臣屬於中華虎符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兵符距法不為發顏師古曰距法謂以法距之而不發兵為無符驗也

質實閩越國名本秦之閩中郡漢初封無諸為閩越王都此武帝滅閩越徙其人於江淮間盡虛其地後立治縣屬會稽郡東漢末置都尉此為南郡三國吳屬建安郡晉分置晉安郡劉宋改晉平郡尋復故陳兼置閩州後改豐州隋改泉州大業初復為閩州尋改為建安郡治閩縣唐初復為泉州後移治晉江縣而以此為閩州開元中改為福州天寶初改長樂郡乾元初復為福州唐末陞威武軍節度五代時王審知據此陞長樂府改彰武軍宋復為威武軍建炎中陞福州府元至元中為福州路

本朝改福州府為福建道治所仍屬焉

書法孛兵象也綱目上書星孛下書發兵救東甌雖間有事不書意可見矣然則書遂何救之可也徙其衆過矣

九月晦日食○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知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朔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駡詈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常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不聽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後乃私

置更衣十二所又使吾邱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望陸海之地也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給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鄗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畮一金今規以為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馳車騖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為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且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

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上善之

集覽 吾邱壽王

吾邱或作虞邱複姓也名壽王字子贛不根猶言不經也枚臯傳作不通經術持論好詼諧詼譏戲也諧和韻之言俳優俳戲優倡也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諸侯罪應誅見家語鄠杜令鄠杜二縣名也令猶長也鄠注見桓帝延熹七年杜注見秦二世元年柏谷鴆名也除上林苑除治也上林在渭水南地方三百里初漢嘗令民得入田今除治為苑屬之南山屬朱欲反連也苑東南至藍

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卬足卬卬古卬字去聲資卬給足也酆鄗酆通作豐鄗通作鎬音下老反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張揖曰豐水出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渭鎬水在昆明池北索隱曰酆臨豐水東去鄗二十五里皆在長安西南數十里賈晦一金賈與價通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顏師古曰諸言賜黃金者實與之金其不言黃者一金為萬錢也孟康曰二十四兩為鎰之虛虛通作墟大丘也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劉原父曰不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危之變九市之宮紂於宮中設九市章華之臺在南郡華容縣城中楚靈王作章華宮納亡人實之卒有乾谿之禍按華容今江陵府監利縣是阿房之殿注見秦始皇三十五年駭不存之地劉貢父曰不存猶言不慮也下文云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

矣索隱曰謂所不慮而猛獸駭發也烏獲姓名索隱曰秦武王之力士也舉龍文鼎者逢蒙姓名夏太康時人孟子逢蒙學射於羿揚子逢蒙分其弓注逢音皮江反荀子王霸篇作蠭門淮南子王褒頌作逢門七畧作逢蒙字異而音義同盡為難矣難乃旦反史記作盡為害矣銜橛之變徐廣曰銜馬勒也橛車鉤心也音距月反劉貢父曰銜橛之變謂馬銜或斷車心或出則致傾敗而傷人坐不垂堂索隱曰畏簷瓦墮中人也樂彥云垂邊也近堂邊謂恐其墮墜耳非謂畏簷瓦

正誤

不根持論今按嚴助傳朔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顏師古注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今按不如字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劉原父曰車輿馳騁必有顛危之變蘇林曰輿輿乘輿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言一日田獵之樂能幾何足以此而危殆無所隄障之車輿哉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

云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閒音閑注閒暇之娛也而煩汗馬之勞乎即此意

質實一統志云柏谷塢名在河南府永寧縣劉宋袁湛隨武帝軍至洛陽止於此上林苑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南山注見文帝二年莊助會稽人朱買臣會稽人吾邱壽王趙人司馬相如成都人東方朔平原厭次人枚臯淮陰人終軍濟南人酆鄗夏裴曰文王自岐遷豐武王自豐遷鎬故曰豐鎬張九韶曰豐周之邑名故城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北鎬周之京名故城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南章華臺在荊州府境有二一在府城外沙市一在監利縣東北皆傳以為楚靈王所築其在監利者又名三休臺按賈子曰翟王使使之楚楚王誇之饗於章華之臺三休乃至臺名三休疑取諸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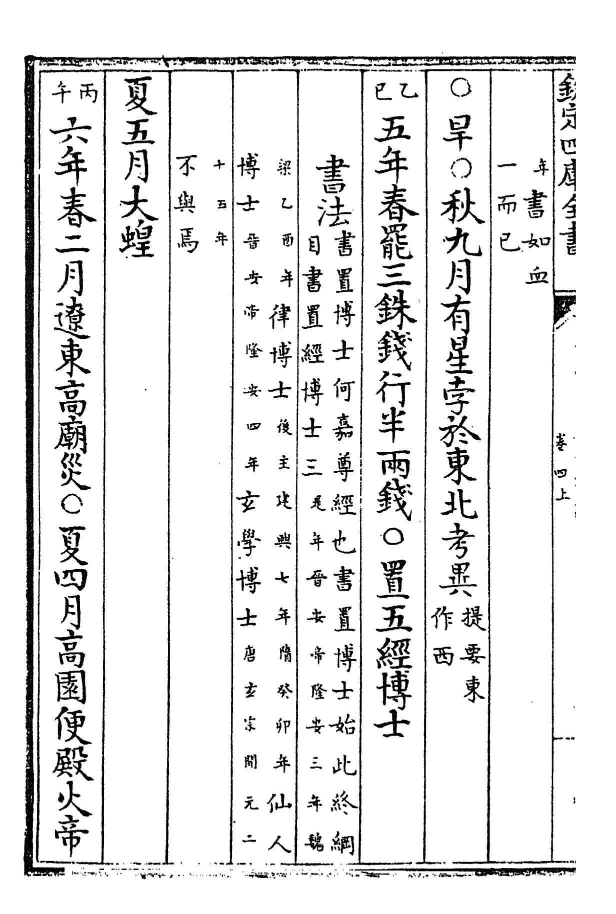
書法盧生教始皇為微行不書於是始書非創也則其書始何終身之辭也帝在位五十餘年

甫三年已若此矣以為不可勝書書其始而已終綱目書微行三（是年鴻嘉元年元嘉元年）而書始者二（武帝咸平）皆其甚者也書苑始此終綱目書作苑八（是年上林光和三年畢圭靈昆晉永和三年趙華林元興二年燕龍騰宋辛酉年魏華苑丙子年魏野馬巳亥年宋上林隋大業元年西苑）

發明　武帝踐祚未久輕舉妄動已見於此夫人君繼體承祧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烏可肆其輕佻身為匹夫之舉向使柏谷主人之計得行其危豈不甚哉書始為微行則輕宗廟褻神器棄萬乘之尊失人君之體具見於此況又因之起苑囿之役乎

甲辰　四年夏有風如血考異　提要血下有赤字

書法　書雨血矣（惠帝四年）未有書風如血者有風如血大異也終綱目書大風十三（詳元光五



年書如血一而已

○旱○秋九月有星孛於東北考異提要東作西

乙巳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

書法書置博士何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始此終綱目書置經博士三是年晉安帝隆安三年魏律博士梁乙酉年後主建興七年隋癸卯年仙人博士晉安帝隆安四年玄學博士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不與焉

夏五月大蝗

丙午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帝

素服五日

書法書素服重宗廟也書火始此書廟災始此書廟火始此終綱目書災十六詳文帝七年而書廟災一是年書火十二是年昭帝元鳳四年宣帝甘露元年桓帝建和二年延熹四年再書晉忠帝元康五年齊東昏侯永元年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唐中宗嗣聖十一年玄宗天寶十載五代辛丑年而書廟火三是年元鳳四年甘露元年

五月太皇太后崩考異后下漏竇氏二字〇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考證上條五月上漏園子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聽受四方賂遺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

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集覽考工地如淳曰考工少府官屬也百官表少府有考工室主作器械之所

秋八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

書法孛兵象也前書孛於西北繼書救東甌此書孛於東方繼書擊閩越後書孛於東北長星出西北繼書擊匈奴天道恒象綱目之示戒至深切著明矣綱目書孛五十三而武帝之世凡七書帝之窮黷有以召之也至書長竟天則終綱目一而已然則昭宣彗長竟天而唐以亡天祐二年武帝孛長竟天則止於兵禍何也彗之與孛益有間矣故綱目書孛五十三而書彗止於十有七

○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

發明帝自二年以後見於綱目所書者災異多矣正宜恐懼修省以荅天戒而乃興師動衆從事荒服兵禍葢自此始故綱目前書發兵救東甌於星孛西北之下此書遣兵擊閩越於星孛東方之下皆以見武帝忽天戒亟用兵之咎此固書法之深意也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東越王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粤不受正朔非彊不能服威不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

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且越人輕
薄反覆不用法度非一日之積一不奉詔舉兵誅之
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歲比不登民生未復
今發兵資糧行數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多蝮蛇猛獸
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
死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以其愁
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
陛下德配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
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甲
卒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早閉晏開朝不及
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
及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
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道路言閩粵王弟甲弒
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使重臣臨
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
無所用之則存亡繼絕建其王侯此必委質為臣世

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逃入山林背而去之則復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之絶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粵人儌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羞之陛下以九州為家生民皆為臣妾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郢弟餘善殺王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按兵告安國而使使奉王頭馳奏詔罷兵立無諸孫繇君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既殺郢威行於國繇王不能制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

興兵討閩粤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既去南越大臣皆諫曰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説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集覽 越方外之地謂越在中國四方之外翦髮文身地理志謂越地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注祝之六反斷也斷音短釋曰荆楊之域厥土塗泥人多游水故刻畫其身以象蛟龍之文與之同類庶不致見害也歐泄顔師古曰歐歐讀與嘔同泄弋制反吐也臨存句絶以尊適卑曰臨恤問曰存不頓一戰頓與鈍通漢書賈誼策芒刃不頓厮輿厮析薪者輿主駕者皆賤役之人一日之閒閒音閑謂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詩常武篇文箋云猶尚允信也宣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無請孫縣

君丑無諸閩越王名也索隱曰繇音搖邑名也繇君名丑乃無諸之孫日夜裝急治行裝也說好語說讀作悅漢書說作訹韋昭曰訹音恤誘也誘以好言語

正誤 廝輿令按輿乃僕隸之屬賤者也左傳皂臣輿注輿衆也謂佐皂舉衆事也王猶允塞令按猶道也塞實也言王道信為誠實不用詭詐而徐方來歸也

書法 二越相攻書擊矣漢兵也其書擊何譏事外也自是因南越之朝而呂嘉反因呂嘉之兵而東越反南方益多事矣故路博德楊僕之兵皆書擊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得留内遷為東海守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黯近之矣胡

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爲人君莫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其餘賢主則能窒欲者也至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宫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爲文或撫劒疾視以爲武或闢土服遠以爲功或軌佛好仙以爲高雖汙潔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行之無本其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虚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集覽東海守東海古徐州分今海州是也太守掌治其郡好清静清静道家無爲之學也丞史百官表郡守屬官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晉灼曰漢儀注云丞史曰丞史不苛小苛者何小草也喻政令不事煩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史畧其辭耳張

吳曰所言欲施仁義也賜告者數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漢諸書云謝病皆同義初學記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成帝時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和帝時予賜皆絕數音朔踰人漢書踰作瘉注瘉勝也深堅謂志操深遠堅固不可奪賁育許慎曰孟賁夏育古之勇士皆衛人賁生拔牛角育力舉千鈞

正誤

丞史今按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不必引漢儀也

質實

汲黯濮陽人河內郡注見桓帝延熹六年東海郡注見桓帝永興二年

與匈奴和親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丁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董仲舒之言也

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

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

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司馬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

集覽

部伍百官表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伍行伍也左傳先偏後伍承彌縫刁斗孟康曰古者行軍以銅為鐎器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如宮中傳夜鈴蘇林曰形如鋗無緣可受一斗故名馬鐎即鈴也埤蒼曰鐎斗溫器也三足有柄鐎音焦鋗呼玄反遠斥候許慎曰斥度也候望也所以望烽燧也示兒編曰斥候謂撿行險阻伺候盜賊宋高宗時張守亦上言今日莫先於遠斥候三國時燧火一夕五千里是也又斥候注見唐德宗貞元三年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卦王弼注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

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否音鄙惡也臧作郎反善也左傳宣十二年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注律法否不也伊川易傳曰否方有反律謂號令節制也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無法幸而不戰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質實 李廣隴西成紀人程不識未詳

夏四月赦○五月詔舉賢良文學親策之

書法 書親何識也何譏躬親策之而所得者公孫弘耳按此漢紀公孫弘初對策出於是年五年乃再對也弘傳元光五年復徵對賢良策文與武帝紀元光元年策大相類考異云或者此策乃弘先舉賢良所對班氏誤置五年也以是為失人故譏之是故文帝策士而得鼂錯則書親十五年

武帝策士而得公孫弘則書親是年文宗策士而失劉蕡則書親太和二年識不知人也終綱目書親策三而已

○秋七月日食

戊申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畤質實雍縣名注見周赧王八年○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

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集

石既死猶以為化去何其迷而不悟耶

覽祠竈如淳曰祠竈可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祀祝融淮南子曰炎帝作火官死為令之竈神司馬彪注莊子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赤衣正義曰夏祀竈從熱類也祠竈之禮先廟於門之奧東西設主於竈陘巧發奇中中竹仲反當也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致物如淳曰物鬼物也瓚曰物藥物也安期生正義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琊阜鄉亭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始皇與語三夜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後求之於蓬萊山輒風波而還遂立祠阜鄉縣之阜鄉亭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丹砂玉石部藥名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抱朴子論仙篇云夫作金皆在神仙集漢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其所用藥物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質實一統志云安期生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千歲

李少君遇之食以棗大如瓜蒲澗所產菖蒲一寸九節生采而服之其隱居有十蒲澗其一也

書法 親者何不宜親者也竈五祀之一爾而親祠之帝始惑於方士矣故特書始自是而書求神仙者二書方士者五書如緱氏者再書如東萊者再書作觀築臺書望祀蓬萊皆自此始也終綱目書求神仙三秦皇漢武而已矣（始皇三十八年 是年元封元年）綱目淫祀書始二（是年唐玄宗天寶三載）

發明 春秋此事之書韓愈稱其謹嚴先儒謂愈深得春秋之旨綱目取法春秋故於書法之間深所加謹如祠雍之事盛於武帝之時然其原乃自文帝始是以文十五年書如雍始郊見五帝至武帝是年則止書如雍祠五畤而已若夫祀竈之事前此固未有之是以始之一字特筆於此此則

謹嚴之意見於書法之閒者也然文帝雖有作俑之失原其本心實出於事神敬天之意而武帝特為已私而設故綱目大書遣方士求神仙於下以譏之爾況祠竈賤事尤非郊帝之比而武帝親之則其失有甚於祠雍多矣要在學者比而觀之可也

立太一祠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集覽亳人謬忌史記漢武本紀作亳人薄誘忌索隱曰姓謬名忌居於山陽亳縣故又稱薄忌此文則衍薄字而謬又誤作誘也太一佐曰五帝正義曰太一神名天之尊也五帝太一之佐佐者配祭也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也索隱曰紫樂汁徵圖云紫微宮北極天一太一宋鈞以為天一太一北極之别名謬忌奏

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立祠而祀之五帝注見文帝十五年

夏六月遣閭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强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

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六月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

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别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令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令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絶以中其意

集覽 馬邑豪聶壹張晏曰豪帥也史記作聶翁一顏師古曰一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馬邑注見高帝六年全代謂代地未分之時傷天下之功宋祁曰别本功或作公櫕車櫕于歲反小棺也載從軍死者以櫕車送致其家所隱隱猶言痛也就祖發政凡發政施令必就

祖宗之舊規占古語猶云古人有言曰占之瞻反口占也墮城墮與隳同毀壞也賈誼過秦論墮名城從行從子容反瓚曰以利合為從衡行衡讀曰横瓚曰以威勢相脅為衡遺人獲遺去聲以軍遺敵令其獲虜為其戒戒戒其侵掠也武州塞徐廣曰屬鴈門崔浩曰在平城縣西百里當恢逗撓當處其罪也撓音鬧兵法行而逗留畏懦者斬名曰逗逗撓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當路塞蘇林曰直當道之塞也

正誤

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今按就祖二字當屬上文為句發政二字屬下文言謀事必依就祖宗之故事發政施令必以古人之言占度其可否也從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道今按此言擊匈奴深入長毆之難從行直行也衡與横同集覽乃引合從連衡之義解之誤矣審遮險阻以為其戒今按戒者戒其謹審也

質實

一統志云韓安國淮陽人武州塞戰國趙所置漢為鴈門郡武州縣晉改

縣曰新城後唐李克用生神武川之新城即此遼金為武州治寧遠縣故城在大同府朔州西一百五十里

書法 書誘何醜之也前書與匈奴和親矣未聞犯塞也而輕聽妄動以中國而行詐於四夷以是為可醜也故書誘於是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則咼為獨首恢恢首事也綱目上書遣聞下書恢以罪下吏兩責之也帝自是加兵匈奴皆書擊兵書誘始此終綱目兵書誘者四是年後主建興六年九年晉恭帝元熙二年終綱目書以罪下吏七王恢丞相賀田廣明淳于長歐陽歆河南尹等司徒穆

發明 匈奴在漢誠可討伐然自武帝繼統以來未聞有犯邊之罪況前年求和方從所請今乃無故設誘果何義耶夫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信義素著焉爾若變詐反覆施於對敵猶且不得

為正大之舉矧無釁妄動者乎自後世論者每以平城之圍嫚書之辱夫武帝復讐之義殊不知高祖失之於輕敵吕后有瑕之可指匈奴為徼外遠夷初不足與較是非在武帝本自無讐可復特不過因其盜邊而治之是亦足矣何必生事邀功自為詐誘之謀乎綱目於此書曰遣聞誘匈奴書曰伏兵邀之不獲則漢人之失固自不言可知而又王恢首為此謀死以罪書則其曲直愈更彰彰明矣自是而後兵連禍結是果誰之咎歟

己酉三年春河徙頓丘夏決濮陽

春河水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望氣

者亦以為然

於是久不失

集覽 頓邱地理志魏郡頓邱縣春秋澶淵也括地志云故城在今頓邱東北二十里今大名南開州本漢頓邱地濮陽瓠子地理志東郡濮陽縣瓠子隄名也蘇林曰瓠子河在濮陽北郵城南廣百步深五丈括地志云濮陽故城在今濮州西八十里濮水出縣南入濟州鉅野縣瓠子在鉅野東北今大澤是鉅野注見獻帝興平二年奉邑食鄃奉與俸通秩祿也索隱曰鄃音輸韋昭曰清河郡邑案清河今恩州是

質實 一統志云頓邱邱春秋衛邑名漢為河郡晉於縣置頓邱郡後廢北齊縣省隋復置屬武陽郡唐大歷中析頓邱及昌樂縣置清豐縣屬澶州以孝子張清豐故名五代晉以頓邱為德清軍宋慶曆中徙德清軍治清豐熙寧中省頓邱入焉金罷軍以縣屬開州元仍舊國朝初改屬大名府濮陽注見周安王五年瓠子河名今謂之瓠子口在大名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漢

武帝時河決濮陽瓠子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塞之帝因封禪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令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作歌二章悼功之難成卒塞瓠子築宮其上曰宣房宮鄃漢之縣名屬清河郡晉因之北齊省入平原縣隋復置屬貝州唐改為夏津縣宋屬魏州金屬大名府元屬高唐州國朝因之屬東昌府

庚戌 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

初孝景時竇嬰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穎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剛直使酒諸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數因辭忤蚡蚡乃奏按夫家屬橫潁川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廷辯之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太后怒不食曰令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按治嬰得棄市罪論

殺之

集覽魏其地理志琅邪郡魏其縣諸郎漢書本傳作諸曹郎按百官表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可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相為引重為三聲轉相汲引而致於尊重也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橫潁川橫去聲灌夫家屬恣橫於潁川郡東郭灌夫傳注太后之朝後不敢堅鄭當時所對先已是嬰後乃不敢堅執前說藉吾

質實潁陰縣名注見文帝二年

弱藉慈夜反蹈也猶言較轢也

書法非日食未有書晦朔者此其書十二月晦何甚殺者也曷為甚之越日則春春不殺矣以帝為有恐失之心也故甚之族灌夫不書夫罪人不足書也綱目殺無罪書殺

發明竇嬰所坐不過上書論救灌夫而已罪未至死故書殺而不去其官若夫書月書日漢史謂其首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於以見漢以私意殺嬰是故綱目亦因而筆之以見不沒其

實爾至於灌夫乃削而不書者蓋夫有暴横頴川陵轢宰相之罪自取誅戮初無足恤故也不然綱目豈故詳於嬰而畧於夫哉

春三月丞相蚡卒○夏四月隕霜殺草

書法四月而霜霜至殺草大異也故書書隕霜始去終綱目書隕霜四是年元帝永光元年新莽甲戌年辛巳年而四月者二是年新莽甲戌年

○五月以薛澤為丞相○地震赦

辛亥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還而卒

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采禮樂故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如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宫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存肄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正月王薨中尉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智曰獻謚王曰獻王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故古人以晏安為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司馬公曰景帝之子十有

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而屬重器焉則帝王之治復還矣嗟夫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斯人之不幸也

集覽

實事求是本傳注務得事實每求真是禮禮記禮謂禮經也周公所記者所謂禮經三百則周禮也禮記是解儀禮者所謂威儀三千則儀禮也被服造次顔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取法儒者三雍宮本傳謂辟雍明堂靈臺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行治行音胡孟反言迹也治理也屬重器屬託也索隱曰天下者王者之重器莊子天下之大器是也

正誤

被服造次今按謂急遽苟且之時

書法

綱目不書卒諸侯河間王德卒於國則何以書賢之也其賢之何獻雅樂對詔策賢也賢之斯卒之矣是故入綱目書來朝九未有書所事者書曰獻雅樂對詔策特筆也

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枸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王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置吏上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從筰關入見夜郎侯多同厚賜之諭以威德約為置吏多同等貪漢繒帛以為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以為犍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邛筰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

上問相如相如曰邛莋冉駹近蜀易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内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上大悦

集覽 番陽注見秦二世二年風曉風讀曰諷微加曉告也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矩漢書音義曰枸似穀樹葉如桑葉用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顏師古曰枸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士家出枸實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案本草枸實似王瓜蔓生苗為留藤實似桑椹皮黑肉白食之辛香下氣消穀左思蜀都賦所謂蒟醬吳都賦所謂東風浮留通志云蒟醬曰浮留似蓽撥今嶺南取其葉及藤合檳榔食之牂柯江牂柯本西南夷且蘭國也漢武置為郡今南平軍是漢書音義曰牂音兹郎反字通作牂桊牂柯繫船杙也華陽國志云戰國楚頃襄王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

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因改名曰牂柯江江水出南徼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五代史四夷附録曰牂柯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番禺注見高帝十一年多持竊出市夜郎謂蜀賈多有竊持蒟醬出界市賣於夜郎也荀悦曰夜郎犍為屬國也具地在湖南東接交趾漢為縣屬牂柯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崖協州曲州本夜郎國華陽國志云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聲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筰關西南夷地漢置筰都縣又注見邛筰多同夜郎侯之名卒多物故卒士卒也顔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死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敗耳索隱曰魏臺訪問物故之義於高堂隆荅曰聞之先師云物無故事也言死者無所復能於事也邛筰韋昭曰邛音窮筰一作笮並音昨皆西

南夷正義曰邛本秦蜀郡地在戎州西南筰本西蜀徼外白猫羌在戎州西北接戎州今潼川路叙州是括地志云漢武置邛都縣尋改置越嶲郡今邛州是以邛都縣置沈黎郡今黎州是華陽國志云雅州有邛崍山本名邛筰山山下有九折坂其坂阻峻曲回九折乃至山下冉駹索隱曰西夷二族也駹莫江反括地志云冉駹蜀西徼外羌也漢武置汶山郡今茂州威州本冉駹地後書云冉駹山有六夷七羌九蠻除邊關索隱曰謂通關去塞也關益斥索隱曰斥開拓也沫若水索隱曰沫莫葛反武音妹沫水出蜀西南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東南入海若水一作瀘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郡有沫水按漢嘉今雅州是也通零關道零一作靈漢武鑿通靈山為靈關道徐廣曰越嶲郡有零關縣按關在今雅州盧山縣北十里蜀都賦闢靈關以為門是也其地甚險有峽口闊三丈長二百步俗呼為靈關道去

蕃界旬日程以繩為橋橋孫水一作梁孫原按梁即橋也為梁於孫水之原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出臺登縣南至會川入若水

貿賣

一統志云牂牁古西夷之地名秦為夜郎且蘭二縣地漢置牂牁郡晉隋因之唐貞觀初分牂牁郡北界置郎州尋省未幾復置後改郎州為播州治遵義縣天寶中改播州郡乾元初復為播州唐末沒於夷宋置播州及遵義軍宣和中廢州為播州縣隸南平軍又改軍為寨隸珍州尋置播州安撫司元改為播州沿邊安撫司國朝改為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道夜郎西南夷之國名漢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後廢之唐貞觀中復置屬珍州開元中改屬溱州宋乾德中廢之熙寧中復置宣和閒廢之故址在播州宣慰司北五十五里莋關在雅州榮經縣東北四十里一名天險關據邛崍九折坂之險犍為郡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邛莋二國名注見元鼎六年越巂沈黎郡冉駹注同上年沫若水沫

水在雅州城西五十里源發盧山與沈黎郡陽山江合流出岷江若水在雅州邛崍縣西南一名瀘水源出旄牛徼外至僰道縣入江通靈關在雅州盧山縣西北六十里舊名靈關今名臨關蜀都賦關靈關以為門益其關甚險一人守之可以禦百即此

發卒治鴈門險阻集覽治鴈門險阻劉貢父曰予謂治阻險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

書法書治阻險何譏也馬邑之詐漢有以開邊隙矣自反不縮出此下策故書譏之終綱目書險塞圍塹四是年太初三年宋丙戌年魏隋仁壽四年

○秋七月大風拔木

書法記異也書大風始此終綱目書大風十有三是年征和二年莽甲戌年庚辰年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元初六年桓帝元嘉元年靈帝建寧二年隋煬帝大業十年唐高宗顯慶元年書暴風章二年五代庚戌年而書拔折木者三是年征和二年桓帝元嘉元年而已

○皇后陳氏廢

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册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奉如法竇太主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

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三也上黙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然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集覽 竇太主帝之姑館陶公主主見見音現出示之也太主出董偃見於帝雞鞠鬪雞蹋鞠之戲也徐廣曰鞠以革為圜囊實以毛髮蹴蹋為戲又有所謂擊鞠者以木為毬騎而以杖擊之亦戲耳劉向別錄蹴鞠黃帝造以練武士宣室三輔黃圖云未央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淮南子曰周武王殺紂於宣室漢取舊名也賈誼傳文帝受釐坐宣室即此辟戟而前辟婢亦反劉兆曰辟捐也按本傳朔是時陛戟殿下辟戟者謂以戟置地也國家之大賊國家天子之稱漢官儀封禪記云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明日太醫令問國家起居國家云不勞是也賊猶

言害也人主之大蜮蜮或音域釋短狐也顔師古曰蜮音或非短狐也猶今俗言魅蜮按詩何人斯篇為鬼為蜮本音或正顔師古所注魅蜮者也沈氏音域及陸氏釋文因沈氏音又以短狐如鼈三足釋之益誤矣錢氏詩詁謂短狐非三足鼈是也不知蜮音或亦非短狐劉貢父曰劉向說春秋蜮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董偃爾何必遷就言蜮也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公羊傳注蜮之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為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北宮索隱曰在未央宮北故曰北宮正義曰在雍州長安西北十三里長安故城中與桂宮相近

書法　廢辭有二廢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皇后某氏廢有罪之辭也終綱目書皇后某氏廢三

武帝陳氏宣帝

霍氏和帝陰氏

書法不曰廢皇后陳氏而曰皇后陳氏廢者后實有罪故也孝景薄后無罪故書曰廢皇后薄氏令陳氏有罪則以自廢為文若曰后非有能廢之者后自廢也此與春秋書梁亡同意

詔太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質實張湯杜陵人趙禹斄人

上使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集覽務在深文史記趙禹傳注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拘守職之吏張湯傳注蘇林曰謂拘刻於因循守職無所改作之吏作見知法張晏曰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是為故縱則以其罪罪之

書法蕭何定律令不書此何以書帝之律令非高帝比也終綱目書律令之變二十五詳周顯

王十年條制格式不與焉

八月螟

書法　書螟始此綱目書螟五是年靈帝熹平四年中平二年獻帝建安十七年丁酉年晉書大蝗十六書蝗三十七詳文帝後六年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

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下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六畜蕃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臣聞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者治之本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也策奏天子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側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時鑿山通西南夷道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不通士罷餓暑濕死者甚衆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以鉅萬計而無功詔使弘視焉還奏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大悅之嘗與汲黯請閒

縣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多詐不忠弘謝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益厚遇之

集覽 縣次續食所徵吏民詣京師者令各縣依次第接續供給飲食也按續食當音祥吏反禮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治其館舍飲食注云續食其往來也續食音嗣令與計偕令平聲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俱也令所徵者與上計使者偕來也上計注見宣帝地節三年能任任官則分職治任而令反分扶問反記王制任官然後爵之羣臣遂本傳注遂七旬反李奇曰言有次第也百姓和合於下顏師古曰言與上合德也待詔金馬門諸以才技徵召之人未有正官故稱待詔東方朔所謂避世金馬門是也金馬門者宦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般門故更名金馬門

正誤 因能任官

令按任去聲因其所能任之以官也羣臣逡令按逡却退也不躐進故為有次第 質實 菑川注見景帝三年山不童澤不涸童徒紅反獨也漢書注山無草木曰童涸曷各反毛晃韻水流已竭曰涸

書法 前書以董仲舒為江都相則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於是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策問之弘對第一遂以為博士則曷為不書畧之也其畧之何不稱也先聖之術弘何足以知之然則畧錯之於直言極諫亦不稱矣則何以書直言極諫其稱不稱易見也弘以儒名有似於習先聖之術者綱目別嫌明微削之者絕之於先聖之門也

壬子 六年冬初算商車

發明 商車前未有算也周利益始於此書初算商車則帝之掊斂作俑曉然見矣

○春穿渭渠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至是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歳而通（質實）一統志云鄭人以為便（質實）當時陳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却之

匈奴寇上谷遣衛青等四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為胡所得絡盛置兩馬間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兩將軍亦無功唯青得首級多賜爵關内侯青雖出於奴隸然善騎射材力絶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為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集覽）絡盛置兩馬間史記作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質實）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夏大旱蝗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上